論語卷第六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子曰從我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子曰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

論語卷第七　何晏集解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焉用稼

子曰雖多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